

蒙古语的静词谓语句及其连系词的功能*

张姜知 [蒙]何希格

[提要] 蒙古语有由两三个静词性成分直接并置而成的静词谓语句,还有使用连系词的静词谓语句。书面语里,光杆形容词通常不直接作谓语。蒙古语的专用系词有句末 *bol*、*bij* 和 *bus*; 句中的 *bol* 不具有动词的特性,但也应视为专用系词;其他几个连系词,如 *been*、*jum*、*mon*、*ni*、*gədig* 等是由其他词类兼作系词并具有系词功能的。蒙古语系词也具有“标述性”功能,但其适用范围较汉语窄。

[关键词] 蒙古语 静词谓语句 连系词

一 引言

汉语形容词和动词作谓语时呈现出一些共同特征。例如,不需要系词“是”、否定式直接加“不”等,这些特征跟名词、数量词相区别,因此汉语有体词和谓词之分;蒙古语则是名词、数词、时位词和形容词在形态变化和作谓语时呈现出共同特征,与动词相区别,因此蒙古语有静词和动词之别。

静词是与动词相对的词,主要包括名词和形容词。静词作谓语时,常有连系词出现。系词的功能是标明或强调“话题-述题”关系,然而不同语言的系词,有不同的表现;用来表示判断关系的词也不一定就是专用系词^①(张姜知、张颖 2017)。对具体语言静词谓语句与连系词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句法共性与类型的认识。

目前还没有专门研究蒙古语静词谓语句的著作,但一些论著涉及了蒙古语的名词谓语句及形容词谓语句。德力格尔玛等(2013)较全面地列举了中国境内蒙古语静词谓语句的形式类型及其在汉语中的对应表达,也列举了汉语“是”字句在蒙古语中的对应表达。清格尔泰(1991)列举了不少静词谓语句的例子,但词类体系中没有系词,也未将 *bol* 的用法作深入的描写,所列举的名词谓语句的连接词均是 *ni* 和 *čini*。道布(1983)没有将句子按功能分类,但列举很多静词谓语句,并对判断词作了较为深入的讨论,认为蒙古语判断词有 *mō* “是”、*bifee* “不是”和 *ugue* “没有”3个。此外,特图克(1999)、陶格敦巴雅尔(2005)、常晓琴(2007)、高莲花(2018)、乌兰(2019)等对蒙古语系词、静词谓语句的肯定或否定形式进行了相关描写与解释。

关于判断句和系词的普通语言学研究, Pustet (2003)、刘丹青(2008)、张军(2015)、

* 本文得到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项目“基于语言类型学的名词谓语句研究(20720151167)”资助。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和建议。谨此一并致谢!

^① 本文中,专用的系词称为“系词”,如蒙古语的 *bol*, 英语的 *be* 等;专用系词、兼用系词和半系词一并称为“连系词”或“连接词”,除了蒙古语的 *bol* 外,还包括语气词 *jum*、动词 *been*、代词 *ni* 等。

张姜知、张颖(2017)等已形成了较系统的描写范式。本文主要依据这些描写范式对蒙古语静词谓语句的形式和系词的功能进行考察和分析。

以往对蒙古语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书面语,本文将口语因素也纳入成句条件考虑。蒙古语方言差异较大,中国境内对蒙古语的研究,选取语料的同质性也不强。本文语料以蒙古语喀尔喀方言蒙古国鄂尔浑省话为主,以已刊布的中国境内的蒙古语文献语料为辅,凡文献语料皆标明出处,并对相关作者谨致谢忱。

二 静词谓语句的肯定形式

蒙古语静词谓语句的构成形式,既符合世界语言的共性,也有其个性。共性是,静词谓语句一般由3部分构成:表示话题的指称语(主语)、表示说明的表语(谓语)和连系词。个性是,系词有时不出现,可用其他成分充当半系词,半系词不一定处在固定的位置上,等等。

(一) 两个静词性成分直接并置

生成语法认为, NP + VP 是人类语言普遍的句法结构。这是建立在印欧语研究基础上的论断,然而蒙古语有由两个静词性成分直接并置而成的判断句。例如:

1. 名词 + 名词

- (1) *bii baqf* 我是老师。 (2) *ene beejingin ix surguul* 这是北京大学。
我 老师 这 北京 大学

由两个名词性成分直接并置而成的判断句,在蒙古语中是常见的句式。还有形式上是三个名词并置在一起,但实际上应分析为“名+名”的句子。例如:

- (3) *mino^① nərə gandig.* 我叫甘迪格。(德力格尔玛等 2013:173)
我:领格 名:主格 甘迪格

2. 名词 + 数词

数词属于静词,蒙古语也有数词直接作谓语的情况。例如:

- (4) *bii dalā xəjir* 我七十二(岁)。(道布 1983:118)
我 七十 二

现代喀尔喀蒙古语与之不同的是,表示年龄的数量词一般不能直接作谓语,要在末尾加表示“年-有”的动词 *эн-хix* (он-ых),或在数量词上加上表示“属于”的词缀 *-thoi* (-той)。可见,静词谓语句的构成形式,在蒙古语方言里也是有差别的。现代喀尔喀蒙古语的说法是:

- (5) *bii dalā xəjir эн-хix.* 或 (6) *bii dalā xəjir-thoi.* 我七十二(岁)。
我 七十 二 年-有 我 七十 二-属格

但现代喀尔喀蒙古语有其他数量词直接作谓语的情况。例如:

- (7) *tany tshusny daralt 90-140.* 你的血压 90-140bp。
你的 血 压 90-140

3. 名词 + 形容词

蒙古语也有形容词直接作谓语的情况,但具有方言差异和个人差异,在喀尔喀方言中只

^① 现代喀尔喀蒙古语领格形式的“我”读作 *mini*。此句中, *mino* 和 *nərə* 组合成一个名词性短语,意义是“我的名字”,可以单独使用。

有口语中才如此。例如：

- (8) *notog agudam*. 土地辽阔。 (9) *usu tonggalag*. 水清澈。(德力格尔玛等 2013:174)
 土地 辽阔 水 清澈

在现代喀尔喀蒙古语的正式语体中，形容词一般不能直接作谓语。*notog agudam* 和 *usu tonggalag* 在现代喀尔喀蒙古语中不是不能说，但不能单独成句，两者都是复合词，表示“辽阔的土地”和“清澈的水”。现代喀尔喀蒙古语形容词作谓语，一般需要一些其他成分来表示系词功能。例如上面的两个例子，在句尾加 *been* “有”或 *jom* “呀”是现代喀尔喀蒙古语常用的说法，也可以在指称语和判断语的中间加第三人称代词 *ŋ* (*ni*)。例如：

- (10) *notog ŋ agudam*. (别人的)土地辽阔。
 土地 他们的 辽阔

形容词能否直接作谓语，在蒙古语中可能存在方言差异。形容词直接作谓语的，除了例(8)、(9)外，还有孙宏开等(2007:1835)所举的例子：

- (11) *tomər xumd* 铁重
 铁 重

这个例子虽然放在“句法”部分，却并不像其他例子那样加句号。这个例子在现代喀尔喀蒙古语中通常被视为短语，口语中可视为句子，但完整的句子可以表达为：

- (12) *ene tœmœr ix xund*. 这铁很重。
 这 铁 多 重

这样的现象跟汉语类似，汉语性质形容词一般也不直接作谓语，如“铁重”一般不成句子，但“铁很重”、“铁重重的”则可看成句子。

(二) 含系词或其他连系成分

上面三种句子形式都是由两个静词性成分直接并置而成的，没有专门的成分标明它们的语义关系。据 Payne (1997) 等对名词谓语句的定义，只要述谓义主要由名词性成分表达，无论是否含有系词或半系词，都属于名词谓语句。因此主要由静词性成分表达述谓义的句子，本文也认定为静词谓语句。下面列举的句子都有系词或其他连系成分来标明主谓关系。

1. 名词 + *bol* + 名词；名词 + *ni/čini/mini* + 名词

“名 + 名”格式，中间可以插入 *bol*，如 *bii bol baqf*、*ene bol beejingin ix surguul* 表示对判断关系的强调，可翻译成“我（确实）是老师”“这（确实）是北京大学”。但两个名词性成分的并置也不是无限制的，并不是所有表示职业的名词都可以直接用作述谓语。指称语（主语）是代词时，可以不出现系词，但指称语是人名时，通常要出现系词。例如：

- (13) *bii (bol) baqf*. 我是老师。 (14) *ʧaŋsæn * (bol) baqf*. 张三是老师。
 我 是 老师 张三 是 老师

主语是人名 *ʧaŋsæn*，所以系词 *bol* 必须出现。*ʧaŋsæn baqf* 不能单独说，但如果有后续句时，则 *bol* 可隐可现。例如：

- (15) *ʧaŋsæn (bol) baqf, xjatad xom*. 张三是老师，他是中国人。
 张三 是 老师 中国 人

清格尔泰先生(1991:567)所举的以下名词句例子，均含 *ni/čini* 而不含 *bol*。例如：

- (16) *ene ni mongyol kitad toli tere ni kitad mongyol toli*.
 这是蒙汉词典，那是汉蒙词典。

(17) tere edur-un iregsen čini cicu aq-a baiq-a.

那天来的大概是你的哥哥。

这里再补充一个 mini 作连接词的例子:

(18) εεḍḗ mini saixan xun.

我的妈妈是美丽的人。

妈妈 我的 美丽 人

ni/čini/mini 这三个成份都是物主代词, 分别表示第三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一人称(托达叶娃 1957:144), 跟前面的主语本是构成复指关系, 将其看作连系词是重新分析的结果。其中 ni 的虚化程度最高, 因此最像系词。这跟汉语系词“是”由复指代词演变而来的历史形成(梁银峰 2012)有很多共同点。

2. 末尾有 bəl/bai (+ 时体标记)

“名 + bəl + 名”是没有时间概念的形式。当要表达时体范畴时, 判断词就要放在动词的位置上, 并带上时体标记。例如:

(19) tʃaŋsæn baqf bəl-sḍ.

张三早就当老师了。

张三 老师 是-过去未完成体

(20) nidunon-ṽ olus-ṽn bajar-ṽn ədur borxogədur bai-la.

去年的国庆节那天是阴天。

去年-领格 国庆节-领格 天-领格 阴 天 有-过去时

例(19)在句末加 bəl-, bəl-表示“当、成为”, 表示事物或事件的“存在”。例(20)在句末加 bai-, bai-跟汉语的“有”一样, 也可以表示事物或事件的“存在”。上例中的 bəl-和 bai-的词汇意义比较虚, 且后面都带上了时、体标记, 因此是地道的动词词根。蒙古语也有 bəl-出现在动词位置上, 但不带时、体标记的情况, 这样是命令语气。例如:

(21) tʃaŋsæn baqf bəl.

叫你(张三)当老师!

张三 老师 是

由此可见, 蒙古语 bəl 有时出现在常规句式 SOV 的 V 位置上, 有时出现在主语和表语的中间。放在不同的地方, 所表示的意义不一样。

3. 名词 + 形容词/数词 + been

现代喀尔喀蒙古语正式语体中, 通常情况下形容词不单独作谓语, 而是要在动词位置上出现表示“过去有”的 been (байна) 充当半系词。德力格尔玛等(2013:174)调查的中国境内蒙古语中, 大量存在形容词直接作表语的判断句, 但据道布(1983:34), 中国境内蒙古语中也存在跟喀尔喀蒙古语一样需要 been 的情况。例如:

(22) onoodör dōlāa-xā been.

今天比较暖和。

今天 暖 有

(23) ən ars dʒool-xḍ been.

这张皮比较软。

这皮 软 有

再如, 上文提到现代喀尔喀蒙古语的 tomər xumd “铁重”通常不单说, 但在动词位置上加上 been 就能成句了。类似的例子还有: tegeḗ xceḗ “天空蓝”要在动词位置上加上 been 才成一个符合语法的句子。

关于形容词性成分作表语时, 系词呈现出类型学差异: 汉语一般不需要专门的系词, 但很多时候需要出现“很”这样的副词性成分; 据笔者所知道的英语都是用“是 (be)”作系词; 法语大多数时候用 être “是”, 少数时候用 faire “做”或 avoir “有”。可见, 用表示“有”的

动词作形容词谓语句的系词，不为蒙古语所特有，但也表现出区别于英语的类型特征。

蒙古语还有“名词+数词+been”的情况，上文例(7)“你的血压90-140bp”都可以在句末加been用以表示现在，或加beensaŋ表示曾经。

4. 句末有jöm或mon

上文提到，主语是名词时，句子的形式不能只是两个名词性成分并置，而需要连系词。除了用böl或been外，在句尾加语气词jöm(юм)或mon(мөн)也可以使句子成立。例如：

- (24) tʃaŋsæn sərɥf jöm/mon. 张三是学生呀。
张三 学生 呀 是的

区别是，用jöm比较口语化；用mon比较正式，有较强的确信语气，mon还可以单独用来回答问题，相当于汉语的“是的、就是”。若句子中出现böl的判断句，也可以在后面加jöm或mon，例如德力格尔玛等(2013:240)提供的句子：

- (25) ənə bəl mǝnggǝl mǝri-ji maŋta-gsan daŋuʊ jöm.
这是蒙古马-宾格 赞美-兼役过去时 歌 语气词
这是赞美蒙古马的歌曲。

- (26) noxor betjun bəl kanada-jin əb xamtʊ nam-ʊn ɡəsiguŋ mon.
同志 白求恩 是 加拿大-领格 共产党员 语气词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

形容词作谓语的时候，也可以用语气词jöm标明判断关系，但却不能用mon。例如：

- (27) ənə baiɣin maɣ thǝm jöm /*mon. 这间屋很大。
这 屋子 很 大 呀 是的

因为一个句子的自然焦点是在谓语位置上，形容词的模糊性、主观性比名词强，而mon表示的是确认语气，因此形容词作谓语时，不能用mon。如果将形容词thǝm从焦点位置上移开，则可以用mon来表示判断关系。例如：

- (28) thǝm baiɣin mon. 是间大屋子。
大 屋子 是的

该句的自然焦点是baiɣin“屋子”，thǝm“大”不是焦点。

5. 句末或句中有言说动词gə-

在指称性判断句中，笔者所知道的汉语、英语、法语都可以将言说动词(叫、call、appelle等)放在动词位置上用作判断标记，这可能是语言共性。蒙古语也能将言说动词gə-(rə-)放在通常动词出现的句末，蒙古语学界将这个词归为“联系动词”。例如：

- (29) minii nər dəŋɥɥŋ ɡə-dəŋ. 我的名字叫达木林。(道布 1983:67)
我的 名字 达木林 说道

这句话总体结构跟现代喀尔喀蒙古语是一致的，但在词法上稍有不同。据笔者语感，gə-dəŋ已经由两个语素合为一个语素了，发音为gədig，且这个具有系词功能的言说动词也是可以省略的，即minii nər dəŋɥɥŋ也是合乎语法的句子。例如：

- (30) jaŋu-ji xusəlǝŋ ɡəxu bɔi? 什么是理想? (德力格尔玛等 2013:243)
什么-宾格 理想:主格 叫做 吗

这句话也是总体结构跟现代喀尔喀蒙古语是一致的，但在词法上稍有不同。喀尔喀蒙古语中，这个句子的“什么”没有宾语标记，言说动词也可以省略。例如：

- (31) jo xusələng (gir) be? 什么是理想?
 什么 理想 叫 吗

疑问句中,言说动词 gə 除了可以出现在句尾外,还可以出现在主语和表语之间。例如:

- (32) dʒol dʒirgal gə-dʒu jagu bui? 幸福是什么?(德力格尔玛等 2013:243)
 幸福 连系动词-语标志 什么 吗

这个例子跟上面两个例子一样,与之对应的现代喀尔喀蒙古语言说动词可以不出现,且词汇上稍有不同,表达如下:

- (33) dʒol dʒirgal (gədig) ju ue. 幸福是什么?
 幸福 连系动词主语标志 什么吗

(三) 含有三个静词性成分的判断句

蒙古语还有含三个静词性成分的判断句,其述谓义由两个静词性成分表达。这类句子谓语的静词都不是光杆静词,往往带上格标记,或句末有连系词。例如:

- (34) bii fʃamaas dʒaloo. 我比你年轻。(道布 1983:128)
 我 你:从格 年轻

形式句法学认为句子一般都是可以二分的,然而上面这个句子却是三个静词性成分并置而成的, bii 和 fʃamaas 不能组合, fʃamaas 和 dʒaloo 虽能组合,但组合后却割裂了 bii 与 dʒaloo 的关系。这是相对于印欧语和汉语而言具有蒙古语特色的句子,道布先生(1983)从语言实际出发,不拘泥于国外语言学理论,将这样的句式分析为“放射性结构”。该句式为 bii dʒaloo “我年轻”和 fʃamaas dʒaloo “你年轻”融合而成的句子。

汉语和英语必须用虚词“比”和“than”来表示比较义,而蒙古语是用屈折形式来表示的,“你”的原型是 fʃi, fʃamaas 是“你”的从格形式,可以表示比较义。道布先生(1983:128)举的下面这个例子也同上例一样,是“放射性结构”。例如:

- (35) bii fʃamād sanāltεε. 我对你有意见。
 我 你:方位格 意见

汉语和英语要用介词“对”和 towards 来表示“对象”,蒙古语用“你”的方位格形式 fʃamād 表示。据此我们认为,蒙古语之所以有三个静词性成分并置的特色现象,跟蒙古语名词的屈折形式较丰富这一特点有关。道布先生举的上面两个句子,跟作者的语感是一致的,但当不涉及名词屈折形式时,却呈现出方言差异。例如道布(1983:129):

- (36) ɔrdʒnāŋ tər arāb jistee. 前年他十九(岁)。
 前年 他 十九

这个句子在形式上也是三个静词性成分并置在一起,在道布先生看来也是“放射性结构”:是由 ɔrdʒnāŋ arāb jistee “前年十九”和 tər arāb jistee “那十九”融合而成的句子。但据笔者语感,现代喀尔喀蒙古语必须加上动词 been。例如:

- (37) ɔrdʒnāŋ tər arāb jistee been-saŋ. 前年他十九(岁)。
 前年 他 十九 有-过去时标志

再者,现代蒙古语还有“名词+形容词+形容词+been”的句子。例如:

- (38) fʃinii xədɔelgɔcɔen aimfɪg-tai teneg been. 你的手脚笨得出奇。(Болдбаатар 2012)
 你 手脚 出奇-形容词缀 笨 有

aimfɪg 是名词,意为“恐惧”, -tai 是形容词缀, aimfɪgtai 是派生式形容词,意为“出奇”。

三 静词谓语句的否定形式

蒙古语动词谓语句的否定形式是在动词后加否定词缀-*uque*。而静词谓语句，无论谓语是名词还是形容词，否定的手段都是在末尾加否定词 *bij* (биш) 或 *bus* (бус) ^①。否定词 *bij* 和 *bus* 不与句尾动词 *bol* 共现，但可以跟 *been* 和句中连词 *bol* 共现。例如：

(一) 名词谓语句的否定形式

1. 名词 + 名词 + *bij* 或 *bus*

(39) *ʧaŋsæn baqf bij* 张三不是老师。
 张三 老师 不是

(40) *tere egeɮ jir-ün hümün busu.* 他不是普通人。(高莲花 2018)
 他 普通-属格标记 人 不是^②

2. 名词 + *bol* + 名词 + *bij* 或 *bus*

现代喀尔喀蒙古语中，“名 + *bol* + 名”也有相应的否定形式“名 + *bol* + 名 + *bij*”。例如：

(41) *ter bol engiin khün bij.* 他不是普通人。
 他是 普通 人 不

(42) *ənə bol xuuli bus.* 这是非法的。
 这 是 法律 非

(二) 形容词谓语句的否定形式

上文已述，肯定句中，现代蒙古语的形容词通常不能直接作谓语。汉语中的“名 + 形”翻译成现代蒙古语往往表达为“名 + (*bol*) + 名”或“名 + 形 + *been*”。即使谓语是形容词性的，也不能是光杆形容词，一般需要加功能词缀转化成具有名词性特征的形容词。其相应的否定形式，仍然不能是光杆形容词直接加 *bij*。例如：

1. 名词 + 派生式形容词 + *bij*

(43) *onoodör dōlaa-xā bij.* 今天不是很暖和。
 今天 暖-形容词性词缀 不

(44) *ən ars dʒool-xō bij.* 这张皮不是很软。
 这皮 软-形容词性词缀 不

这两例中的 *dōlaa* “暖”和 *dʒool* “软”是形容词性词根，在句中作谓语时分别必须加上程度性形容词性词缀-*xā* 和-*xō*。如果是不带词缀的形容词作谓语，否定句跟肯定句一样，需要在末尾加上 *been* (有) 或 *jom* (的呀)，否则句子的完整性就不强，或表达出特殊(不耐烦)的语用色彩，例子如下面这一小节。

2. 名词 + 词根式形容词 + *bij* + *been*/*jom*

(45) *ter cændær bij been/jom.* 他不高。
 他 高 不 有/的呀

^① 形容词作谓语，也可以加词缀-*uque*，但它不是对逻辑关系的否定，而是将这个形容词变为反义词。

^② 现代喀尔喀蒙古语读作 *bus*，笔者认为译为“非”更合适。

- (46) lili xœœrxœn bij bæen/jom. 李梨不漂亮。
李梨 漂亮 不 有/的呀

静词谓语句的否定式，都像肯定式一样，可以在句末加上语气词 *jom* 表达舒缓、不坚定的语气；但不能像肯定式那样加语气词 *mon*，因为 *mon* 表达的是强调肯定判断语气，跟否定词 *bij* 在语义上相排斥。

四 连系词的功能

我们认为现代蒙古语中，专用的肯定式系词是句末的 *bol*；专用的否定系词是 *bij* 和 *bus*，*bijee* 和 *busu* 是其口语形式；句中的 *bol* 不具有动词的特性，但也应视为专用系词。其他几个连系词（*bæen*、*jom*、*mon*、*ni*、*gædig* 等）是由其他词类兼具（借用）系词功能的。

（一）肯定式连系词的基本功能

1. 强调判断和承载时范畴标记

现代蒙古语中，不含连系词的静词谓语句都是不强调时间性的，且判断关系明确的句子。不含连系词的名词谓语句和形容词谓语句，都可以在相应的位置上加上专用系词 *bol* 或借用系词 *bæen*、*jom* 等，用以强调判断关系。例如：

- (47) lauwaŋ (bol) indženier. 老王（确实是）工程师。
老王 是 工程师
- (48) lauwaŋ (bol) indženier bol. 让老王当工程师。
老王 是 工程师 是
- (49) jaumiŋ œndœr 226 sm (bæen/jom). 姚明身高（确实有）226cm。
姚明 身高 226cm 有 呀

当需要表明时间时，则必须在动词位置上加上系词。例如：

- (50) lauwaŋ indženier bol-saŋ 老王曾经和现在都当工程师。
老王 工程师 是-过去时标志
- (51) lauwaŋ indženier bæen-saŋ. 老王曾经是工程师。
老王 工程师 有-过去时标志

2. 标明“话题-述题”关系

如前文所述，形容词在正式语体中通常不直接作谓语，名词跟形容词直接并置的时候在书面语里一般理解为正偏短语，如 *notog*（正）*agudam*（偏）被理解为“辽阔的土地”，在口语里有一定语境时可以理解为“话题-述题”关系，也就是说蒙古语“名词+形容词”是容易产生歧义的，因而需要一些手段来标明主谓关系，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在句末加 *bæen* 或 *jom*。

现代蒙古语名词直接作谓语的情况则比较多，这很有可能是因为蒙古语有丰富的格标记来标明除了“话题-述题”以外的关系，因而不容易产生歧义，也就不需要系词来标明“话题-述题”关系了。例如：

- (52) ter baqf. (53) ter-ŋ baqf. (54) *tʃaŋsæn baqf.
他 老师 他-所有格 老师 张三 老师
他是老师。 他的老师。 张三是老师。

例（53）说明蒙古语用所有格标记-*ŋ* 来标明所属关系，因此例（52）不会解读为“他的

老师”。当主语是名词而非代词时，如例（54），则不能隐去系词，因为容易解读为同位关系。

（二）句末的 *bol*、*bεen* 的区别与功能

bol “是”和 *bεen* “有”都可以出现在静词谓语句的末尾，且都能带时体标记。区别在于句末 *bol* 只能用在名词谓语句中，并带有祈使语气，其本义是“当”“成为”；*bεen* 主要用在形容词谓语句和数量词谓语句中，*bεen* 用在名词谓语句中时，表示过去时间，无祈使语气。

（三）句中 *bol* 的功能

蒙古语是 SOV 语言，但蒙古语有不少句子里的 *bol* 不出现在动词位置上而出现在两个静词性成分中间，且不能带任何时体标记，在句末还可以加上专用否定式系词 *bij* 来否定。由于这样的句中 *bol* 完全不具备动词的语法特征，德力格尔玛等（2013:248）认为它是虚化的功能词，是主语标志。如果采用 Lyons（1968）等的“傀儡说”，即系词是承载时、体、式标记的傀儡动词，那么句中 *bol* 就不能归为系词；但句中 *bol* 符合张姜知、张颖（2017）的“标述说”，即系词的功能是标明或强调“话题-述题（说明）”关系，因此视为系词也未尝不可。

汉语有不少颇具特色的“是”字句，如：“我（点的/吃的/用的）是炸酱面”；“他没来，是生病了”；“那场大火，是电线跑了电”；“你（倒的）是什么垃圾？”，等等（参见沈家煊 2018）。系词“是”所连接的，都可以分析为“话题-说明”关系。这些句子翻译成蒙古语，都不能用系词句来表达，但蒙古语的 *bol* 除了用在普通的判断句外，还有下面这些特殊用法：

（55）*ɕaβtai bol xamt iaβiia.* 如果有空，就跟我走。

不忙 是 一起 走

（56）*moritoid bol iaβaxsan.* 如果有马，就去。

马:共同格 是 去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хэл шинжлэлийн хүрээлэн 2018）

bol 用在句子中表示某种逻辑关系，这样的用法非常多，在中国境内的蒙古语方言中，还有 *bol* 跟其他成分黏附使用的情况。类似 Chao（1968）对汉语的处理，这些假设、条件等逻辑关系都可视为“话题-说明”关系，因此，句中的 *bol* 也是标述性功能。

五 结 语

通过对蒙古语静词谓语句的形式及系词功能的考察，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1）生成语法认为句子的核心是动词，但蒙古语存在大量形式上由两三个静词性成分直接并置而成的句子，说明句子的核心不一定是动词，甚至可以没有动词。（2）以往一般认为系词属于动词，但蒙古语句中的专用系词 *bol* 无论是位置还是形态，都跟动词没有共同点。句中 *bol* 的形成途径，还有待研究。其他 SOV 型语言是否也有系词在句中出现的状况，也值得考察。（3）张姜知、张颖（2017）认为系词的功能是标明或强调“话题-述题”关系，这在蒙古语里能得到验证，但汉语里广泛存在的“他没来，是生病了”等这样的句子，在蒙古语里都不能用系词句来表达，这说明系词“标述性”功能的适用范围，在不同的语言里是存在差异的。

参考文献

- [1] 常晓琴. 2007. 《蒙古语“bol”与汉语“是”之比较研究》，《蒙古语文》第12期.
- [2] 道布. 1983. 《蒙古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3] 德力格尔玛、高莲花、其木格. 2013. 《蒙古语与汉语句法结构对比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4] 高莲花. 2018. 《蒙古语的否定短语初探》, 《民族语文》第5期.
- [5] 梁银峰. 2012. 《关于系词“是”的产生年代和形成途径》, 《语言研究集刊》(第9辑).
- [6] 刘丹青. 2008. 《语法调查研究手册》,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7] 清格尔泰. 1991. 《蒙古语语法》,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8] 沈家煊. 2018. 《比附“主谓结构”引起的问题》, 《外国语》第6期.
- [9] 孙宏开、胡增益、黄行主编. 2007. 《中国的语言》,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0] 陶格敦巴雅尔. 2005. 《bol形式的不同含义使用功能及其语法化过程》, 《蒙古学研究》第1、2期.
- [11] 特图克. 1999. 《蒙古语句子结构系统》, 《民族语文》第5期.
- [12] 托达叶娃. 1957. 《现代蒙古标准语语法讲义》, 李佩娟等译,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13] 乌兰. 2019. 《现代蒙古语书面语名词性短语结构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4] 张姜知、张颖. 2017. 《系词的形式与功能——兼论名词谓语句》, 《外国语》第2期.
- [15] 张军. 2015. 《判断表达的类型与策略——基于中国境内语言的类型学考察》, 《民族语文》第1期.
- [16] Chao, Y. R.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7] Lyons, J. 1968.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8] Payne, Thomas E. 1997. *Describing Morphosyntax: A Guide for Field Lingui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 Pustet, R. 2003. *Copulas: Universals in the Categorization of the Lexic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 Болдбаатар, Д. 2012. *Хятад Монгол Хэлний Толь бичиг*. Улаанбаатар.
- [21]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Хэл Шинжлэлийн Хүрээлэн. 2018. *Монгол Хэлний Их Тайлбар Толь Бичиг*. Улаанбаатар.

Static Predicate Sentences and Functions of Copular Verbs in Mongolian

ZHANG Jiangzhi and BORKHUU Khishigdavaa

[Abstract] In the Mongolian language, static predicate sentences include those formed with only two or three static words, that is, without copular verbs, and those with copular verbs. Bare adjectives are generally not used as predicates in written Mongolian. Sentence-final *bəl*, *bif* and *bus* are copulas in Mongolian, sentence-internal *bəl*, though with no grammatical commonality with verbs, is regarded as a copula, and several other words, such as *been*, *jom*, *mon*, *ni* and *gədig*, which are from other word categories, can also serve the function of copular verbs. The copular verbs in Mongolian are also predicate-indicators, but with an application domain much narrower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Chinese.

[Keywords] the Mongolian language static predicate sentences copular verbs

(通信地址: 张姜知、[蒙]何希格 361102 厦门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本文责编 木再帕尔】